



THE SCHOLAR

第14辑

江苏文艺出版社

文字
子

人

学人(第14辑)

主 编:王守常 汪 晖 陈平原

责任编辑:朱建华

责任校对:路 珠

责任监制:胡小河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淮阴新华印刷厂

850×1168mm 1/32 插页4 印张19.375

字数:500,000 1998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3,300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1344—4/I · 1252

定 价:25.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 陈寅恪“读书不肯为人忙”述义 王永兴 (1)
新教育与新文学
——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 陈平原 (13)
论 20 世纪初年的乡土地理教育思潮 郭双林 (41)
中西合璧的上海“中国女学堂” 夏晓虹 (57)
永明声律说·永明体、齐梁体·五言律诗的
声律形式 吴小平 (93)
叙事文理的章法
——明清之际小说评点考论之二 林 岗 (141)
王国维词“人间”之内涵 钱 鸥 蒋 寅 (177)
性别·种族与半殖民地性：刘呐鸥的
上海都市风景 史书美 (201)
中国语境中审美独立与现代性问题溯源 张 辉 (239)
尧舜传说主流意义的消解
——逃王高士群体 陈泳超 (271)
论金元皇权与贵族政治 张 帆 (297)
蒙古国接受儒学论考 辛一江 (327)

前瞻与开放的尝试：《新史学》

- 七年（1990—1996） 罗志田（345）

道教心性论的成立及特点

- 以宋文明藏玄靖为中心 强 昱（371）

近代来华传教士的科学观 胡卫清（405）

论张衡学术与东汉中叶文化思潮 许 结（439）

30年代中国国民形成的展开与挫折

(I) ——梁漱溟与地方自治的一考察 [日] 余项科（489）

试析张东荪的“文化制限”理论 左玉河（529）

殷海光与《中国文化的展望》 黎汉基（557）

(II) 林森 楠原晋好野重之和早川茂哉（603）

作者简介 (607)

《学人》10—13辑目录 (609)

《学人》致读者 (614)

(III) 平小吴 (615)

(IV) 岚 林 (616)

(V) 黄 萍 (617)

(VI) 美 伸 史 (618)

(VII) 韩 薛 (619)

(VIII) 邓 杰 (620)

(IX) 钱 润 (621)

(X) 陈 廉 (622)

(XI) 陈 廉 (623)

The Scholar, No. 14

Contents	
An interpretation of Chen Yinke's proverb “My study is not for others”	Wang Yongxing (1)
New Education and New Literature	Chen Pingyuan (13)
The Local Geographical Education of early 1920s	Guo Shuanglin (41)
“Chinese Women’s School” of Shanghai as a Mixtur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institutions	Xia Xiaohong (57)
Rhyme Theory of Yongming Style of Yongming, Style of Qi and Liang: Rhyme of Five—Character Rhyming Poems	Wu Xiaoping (93)
The Regularities of Narrative Literature: The Second Discussion of Novel Review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Lin Gang (141)
The Connotation of “Human World” in Wang Guowei’s Ci	Qian Ou & Jiang Yin (177)

- Gender, Race and Semi—Colony: The Urban Scene of
Shanghai By Liu Naou Shi Shumei (201)
- The Origin of Aesthetic Independence and Modernity in
Chinese Context Zhang Hui (239)
- The Weakening of Mainstream in the Tales on
Yao and Shun: An Analysis of the Group of
Fleeing hermits Chen Yongchao (271)
- The Imperial Power and Aristocratic Reign of
Jin and Yuan Dynasties Zhang Fan (297)
- An Archeology and Discussion of the reception of
Confucianism by the Mongolia State Xin Yijiang (327)
- An Experiment of Looking forward and Opening:
The Seven Years of *New History* (1990—1996)
(1) Luo Zhitian (345)
- How The Theory of Mind and Quality in Daoism
Came into Being: An Analysis Around Song Wenming
And Zang Xuanjing Qiang Yu (371)
- The Conception of Science of Modern Missionaries
Coming to China Hu Weiqing (405)
- Zhang Heng's Learning and the Cultural Stream in
Middle Eastern Han Dynasty Xu Jie (439)
- The Development and Throwback of Chinese Nation in
1930s: An Investigation of Liang Shuming and the
movement of Local Autonomy ... (Japan) Yu Xiangke (489)
- An analysis of Zhang Dongxun's Theory of

-
- “Cultural Limitation” Zuo Yuhe (529)
Yin Haiguang and
The Prospect of Chinese Culture Li Hanji (557)

陈寅恪“读书不肯为人忙”述义

王永兴

内 容 提 要

本文为作者《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一书之补遗。主要阐述陈寅恪在思想及做人治学上继承孔子以降古圣先贤学说的风格。

拙著《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出版后，自己检查，寅恪先生史学渊源于宋贤史学之说虽不误；但先生的全面思想以及做人治学乃继承孔子以降古圣先贤（主要为宋贤）者，未能简要阐述，实为该书重要缺点之一。今兹草撰此文，一为补该书所未备；一为补过。述恩师之学，不应有此疏失也。

在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诗（见浦江清：《清华园日记》）中第二首云：

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

永兴谨按：“读书不肯为人忙”即“读书为己”，亦即“学者为己”，而“学者为己”乃圣言也。先贤亦多疏证圣言以教诲后人。是寅恪先生此诗句乃出自古圣先贤也。此七字极为重要，故先生视为秘方，不仅教诲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亦教诲吾辈

小子也。

(一) 继圣言

1、朱熹注《论语章句集注》宪问篇云：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程子曰：为己，欲得之于己也；为人，欲见知于人也。程子曰：古之学者为己，其终至于成物；今之学者为人，其终至于丧己。愚按：圣贤论学者得失之际，其说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于此明辨而曰省之，则庶乎其不昧于所从矣。）

永兴谨按：何谓学者为己，何谓学者为人，在《论语疏证》卷一四宪问篇，杨树达先生首先引《荀子·劝学篇》曰：

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躯哉？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

遇夫先生次引《北堂书钞》引《新序》曰：

齐王问墨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何如？”对曰：“古之学者，得一善言，以附其身；今之学者，得一善言，务以悦人。”

遇夫先生又引《后汉书·桓荣传》论曰：

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人者凭誉以显扬，为己者因心以会道。

在《杨树达论语疏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中，寅恪先生有言曰：

及读先生是书，喜曰：先生治经之法，殆与宋贤治史之

法冥会，而与天竺诂经之法，形似而不同也。夫圣人之言，必有为而发，若不取事实以证之，则成无的之矢矣。圣言简奥，若不采意旨相同之语以参之，则为不解之谜矣。既广搜群籍，以参证圣言，其言之矛盾疑滞者，若不考订解释，折衷一是，则圣人之言行，终不可明矣。今先生汇集古籍中事实语言之与《论语》有关者，并间下己意，考订是非，解释疑滞。此司马君实李仁甫长编考异之法，乃自来诂释《论语》者所未有，诚可为治经者辟一新途径，树一新楷模也。

永兴谨按：遇夫先生在圣言“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之后，采用《荀子·劝学篇》、《新序》、《后汉书·桓荣传》三书中意旨相同之语，加以疏证，此即寅恪先生所谓取古籍中意旨相同之语以参证圣言也，则圣言可以解矣。“古之学者为己”即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亦即“古之学者得一善言，以附其身”，亦即“为己者因心以会道”；“今之学者为人”即“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亦即“今之学者，得一善言，务以悦人”，亦即“为人者凭誉以显扬”。学以美己身，学得善言以附己身，学因心以会道，“此古之学者为己”也；学以为禽犊，学为悦人，学为凭誉显扬，此“今之学者为人”也；二者区以别矣，则圣言可解矣。寅恪先生所云“读书不肯为人忙”即“古之学者为己”，继圣言而有所发展者也。

在《论语译注》宪问篇，杨伯峻先生对圣言的译文为：

孔子说：“古代学者的目的在修养自己的学道德，现代学者的目的却在装饰自己，给别人看。”

永兴谨按：伯峻先生的译文确切，与上文遇夫先生所引三书的解释亦大致相同。圣言之意，可以明矣。

上文引《荀子》所云“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禽犊”，如何解释？按王先谦著《荀子集解》卷一劝学篇注略云：

禽犊，馈献文物也。

郝懿行曰：禽犊谓犊之小小者，人喜抚弄而爱玩之。小人之学，入乎耳，出乎口，无裨于身心，但为玩好而已，故禽犊譬况之。先谦案：杨注固非，郝说犹误。上言君子之学，入耳著心，而布于身，故曰，学所以美其身也。小人入耳出口，心无所得，故不足美其身，亦终于为禽犊而已。文义甚明。《荀子》言，学以礼为先，人无礼则禽犊矣。上文云：学至乎礼而止矣，是其言学之宗旨。又云：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正与此文相应。禽兽禽犊，特小变其文耳。

永兴谨按：王先谦氏之说近是，与《论语集注》宪问篇程子所谓“今之学者为人，其终至于丧己”相同。“丧己”，丧己之所以为人者，与禽犊何异。

此篇宋贤注，上文已引，如程子曰：“为己，欲得出于己也；为人，欲见知于人也”，甚为重要。特别是朱子所云：圣贤论学，其说颇多，然未有如此言（兴按，即圣言古之学者为己。）之切要者，与寅恪先生所云“读书不肯为人忙”，“独此区区是秘方”，均谓其重要至极也。朱子在宋为儒宗为大贤，寅恪先生在今世为儒宗为大贤，宜所见相同也。

2、朱熹注《论语章句集注》雍也篇云：

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儒，学者之称。程子曰：君子儒为己，小人儒为人。谢氏曰：君子小人之分，义与利之间而已；然所谓利者，岂必殖货财之谓，以私灭公，适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

在《论语译注》雍也篇，杨伯峻先生云：

[译文] 孔子对子夏道：“你要去做个君子式的儒者，不要去做那小人式的儒者！”

[余论] 儒者（其意义似乎相当于今天的知识分子）而有

“君子”“小人”的分别，君子当然是指道德品质优秀的人，小人当然是指品质恶劣的人。

永兴谨按：上文引谢氏所云：“君子小人之分，义与利之间而已”，很重要，言简意赅。谢氏释利，尤为重要。“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何其言之深切著明也。余年八十有五，亲自经历受侮辱损害之事多次，其害天理者非殖货财之人，均为知识分子，而均以读书研究为借口，其实皆利也。

在《论语疏证》雍也篇，杨遇夫先生引《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参之，程树德先生撰《论语集释》雍也篇上之考证及集解中，引诸家之说颇多，因与本文主旨关系不大，均不加考辨。

以上 1、2 两条均引圣人之言及前贤之疏证，可见寅恪先生之“读书不肯为人忙”乃继往圣之言也，不仅继承之，且发展之。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金明馆丛稿二编》）中，寅恪先生有言曰：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

永兴谨按：俗谛之大者为害之深者为名与利，“读书不肯为人忙”，即读书主要不为名与利也。先生读书为自己的道德学识，故能求得真理。寅恪先生有卓识，亦有此卓行。在先生三十六岁以前的十数年中，先后在欧美诸知名大学中读书学习，学习梵文、巴利文、希腊文、藏文二十余种文字，但无意取得博士硕士学位。德国柏林大学美国哈佛大学之博士学位，乃为世之读书者所艳羨之学衔，亦即士之读书者所追求而欲获得之美名也，但先生不屑一顾。终先生一生，无任何为读书人所追求而必获得之学衔职衔。先生始终为一普通教授，即普通教师也。斯真能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因而求得真理也；亦即“读书不肯为人忙”所取得之真理也。以下详述之。

(二)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在上引《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寅恪先生又云：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永兴谨按：先生赞誉王观堂先生，先生自己亦为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人也。先生生于清光绪六年庚寅，即1890年，逝世于1969年。在此八十年中，我国在政治经济学术文化诸方面发生多次极大的变动。在大变动中，或全国震动，或万众欢腾，独先生冷静自信，不为各种意见与行动所动摇，坚持自己的信念与学说，众人皆醉我独醒。此后长时间内出现的种种，都证明先生的观察与学说是正确的。此为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表现之一。几十年中，先生读书治学与生活，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干扰，甚至摧残破坏；但先生仍冷静自信自立，坚持自己的信念与学说，坚持读书写作，坚持歌颂历史上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人之事。此又为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又一表现。陆键东君所著之书之所以震动全国，受到少有的自动欢迎与诵读，主要由于陆君能具体阐述寅恪先生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感人至深。可以预见，正如寅恪先生歌颂观堂先生一样，寅恪先生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在平日读书研究中以及撰著中，寅恪先生总是创新的，绝人云亦云。先生的四部专著及近百篇论文，莫不如是。此亦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表现也。兹举一例。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中，寅恪先生有言曰：

故隋唐皇室亦依旧自称弘农杨震、陇西李暠之嫡裔，伪冒相传，迄于今日，治史者竟无一不为其所欺，诚可叹也。永兴谨按：《隋书》成于七世纪初期，在隋高祖纪中，谓高祖杨坚乃汉太尉杨震之后。唐太宗重修《晋书》，不以凉武昭王李暠列于载记，因自认为唐皇室出自陇西李暠也，其时在七世纪初期。寅恪先生关于李唐氏族撰文四篇：①《李唐氏族之推测》（1931年），②《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1933年），③《三论李唐氏族问题》（1935年），④《李唐武周先世事迹杂考》（1936年）。四篇论文撰著之时间均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先生以长编考异之法治史，此四篇论文乃《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关于李唐氏族研究定稿之长编也。在定稿中，先生云：

总而言之，据可信之材料，依常识之判断，李唐先世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是赵郡李氏之“假冒牌”。而非陇西李暠之嫡裔。自李唐皇室自称其氏族为陇西李氏至寅恪先生考证李唐皇室其氏族为赵郡李氏之“破落户”或假冒牌，其时间为自七世纪初期至二十世纪前期，历时一千三百余年。先生发一千三百年之覆，求得历史之真实。在此一千三百年中，不少史学名家，特别是史学大师如欧阳永叔，无不为李唐皇室所自称出自陇西李暠之假托所欺。独寅恪先生能打破一千三百年之伪冒相传，恢复历史真实，其主要原因为，寅恪先生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先生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取得，归根结底，乃由于“读书不肯为人忙”，亦即圣言“学者为己”。读书为自己修身，为自己的学识，故能有卓识，有勇，不为俗见所拘，因而达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人生至高之境界。

(三) 诚与达，“读书不肯为人忙”所达到之高尚精神

朱熹注《论语章句集注》颜渊篇云：

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达者，德孚于人而行无不^得之谓。)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务外，夫子盖已知其发问之意，故反诘之，将以发其病而药之也。)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言名誉著闻也。)子曰：是闻也，非达也。(闻与达相似而不同，乃诚伪之所以分。学者不可不审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详言之。)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内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审于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修于内，不求人知之事；然德修于己而人信之，则所行自无窒碍矣。)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善其颜色以取于仁，而行实背之。又自以为是而无所忌惮，此不务实而专务求名者，故虚誉虽隆而实德则病矣。程子曰：学者须是务实，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学何事。为名而学，则是伪也。今之学者，大抵为名，为名与为利，虽清浊不同，然其利心则一也。尹氏曰：子张之学，病在乎不务实，故孔子告之，皆笃实之事，克乎内而发乎外者也。当时门人亲受圣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况后世乎。

永兴谨按：上引一长段内容甚多，但主要仍是“达”与“闻”之区别，亦即“诚”与“伪”之区别，亦即学以为己与学以为人之区别。“闻”之所以为“伪”，如圣人之言，“色取仁而行伪”，“达”之所以为“诚”，如圣人之言，“质直而好义”，亦如朱子之言：“内主忠信”及“皆自修于内”也。程子曰：“今之学者，大抵为名”，即今之学者大抵为人也，学以为人，即学以为名为利也。

朱子曰：“闻与达相似而不同，乃诚伪之所以分”，“闻”即美名著于外，亦即为人所称赞，为此而学，所以为伪也。而“达”，如朱子所言，“德修于己而人信之”，为此而学，所以为诚也。寅恪先生“读书不肯为人忙”即学以为己，即诚也。先生继古圣先贤之道，以诚教诲吾辈小子，吾辈自应遵师教，读书学习为己，不可近名也。

程子于宋时言：“今之学者，大抵为名”，九百年后的今日，为名而学的读书人，百倍于程子之时。此等人中之狡黠者，如朱子所描述，“善其颜色以取于仁，而行实背之，又自以为是而无所忌惮”，诚惟妙惟肖。学风之坏，至于此极，悲夫。

(四)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朱熹注《论语章句集注》为政篇云：

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盖有强其所不知以为知者，故失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则以为知，所不知者则以为不知。如此，则虽或不能尽知，而无自欺之蔽，亦不害其为知矣。况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永兴谨按：古圣先贤对我辈后生之教诲，可谓至矣尽矣。“不知为不知”乃得新知之因也。由于己之不知，又能学以为己，为修身之迫切要求，必孜孜不倦以求知也，必不计身份地位以求知也，必恭谨勤敬以求知也。忆三十年前，向觉明师校勘《大唐西域记》，有数甚难之问题不能解决，求教于在北京专习此学之学者，均不能解决。此即不知也。觉明先生未强不知以为知，南行数千里至广州谒寅恪先生，请求教诲，觉明先生在广州十数日，向寅恪先